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高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會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十四

起隋家大荒落六月盡著
雍君難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

貞觀十九年

觀古
玩翻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

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

降戶江
翻下同臨

城投刀鉞為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

幟與其使幟昌志翻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

幟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

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

當悉以人物賞戰士言以其男女及財物為賞也李世勣見上將

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

顧其死者貪虜獲耳帥讀曰率下同今城垂拔奈何

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觀世勣此言蓋少年為盜之氣習未除耳上下馬

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孥音奴朕

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

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

帳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

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付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

史為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巖省事吏職也自後魏以來

有之賀拔岳之攻討遲菩薩也菩薩使上憐其有義

賜帛五匹為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為于偽翻下自為彼為汝為當

為以白巖城為巖州以孫代音為刺史契苾何力瘡

重美欺訖翻上自為傳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

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

乃忠勇之士也刺七亦翻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

之怨於元翻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

元翻

持父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管細糧食既盡求戰不得

欲歸無路乃可勝也此即帝所延壽不從引軍直進

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

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奇翻誘音酉

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

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易以鼓翻陳讀曰陣下

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

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

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冠古身親

行陣剛行凡出奇制勝皆上直聖謀諸將奉成筭而

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以獵為喻指示獸上笑曰

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度徒乃與無忌等

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

之所高麗靺鞨合兵為陳長四十里長直江夏王道

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

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上不

應為上悔不用道宗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疆臣

弒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

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

壽信之不復設備使疏吏翻給蕩上夜召文武計事

奇兵

大...

...

子...

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

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

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

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降戶

朝直遙翻行營備官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

勦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

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

雷電皆至龍門人薛仁貴龍門漢皮氏縣

唐武德初為秦薛仁貴自編戶應

著奇服大呼陷陳呼者涉所向無敵高麗兵披

靡披普大軍乘之高麗兵六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

見仁貴召拜游擊將軍唐制武散階游擊仁貴安都

之六世孫薛安都為將以勇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

餘眾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

斷其歸路丁巳未延壽患其帥其眾三萬六千八

百人請降考異曰實錄云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

克延壽等十餘萬抽戈齊至城內兵士復應開門而

出臣救首救尾旋踵即敗必為延壽等縛送向平壤

為莫離支所笑今日臣敢謝陛下性命恩澤帝素狎

勦此非史官虛美乃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

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

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語牛倭翻少詩照翻復扶又翻下無復同

皆伏地不能對上簡釋薩以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

以戎秩遷之內地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

雙舉手以顙頰地歡呼聞數十里外聞音收靺鞨三

千三百人悉阮之以靺鞨也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

甲萬領佗器械稱是證稱尺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

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

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史言太宗有終功之心將即亮

湖更名所幸山曰駐驂山據舊史其山本名秋七月

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已卯詔標識戰死者尸音

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為鴻臚卿臚陵如翻

高惠真為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

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

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

勒兵擊高麗破之八月甲辰侯騎獲莫離支謀者高

竹離反接詣軍門反接兩手縛之也騎奇上召見解

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間古覓下同不食數日

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為謀宜速反命為我寄語莫離

支語牛倭翻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

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齋而遣之屬居灼翻丙

草履也

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片侯不

為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塹壘七軍士

單行野宿如中國焉史言帝威懾絕域上之伐高麗

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使使疏上謂之曰語爾可汗可從

音寒聲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為寇宜亟來真珠可

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

於駐驛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真珠嗚以厚利真珠情

服不敢動說輸為翻自徒監翻又徒監翻懼之涉翻

唯其死矣聞者莫能測按太宗雖九月壬申真珠卒

恤卒子上為之發哀為于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

為突利失可汗若東方統雜長知兩翻嫡子拔灼

為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

命曳莽性躁擾躁則輕用兵拔灼不協真珠卒來

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已凡選所部拔灼追襲殺

之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可汗為薛延陀上

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

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

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少詩若出其不意攻

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

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孫子兵對曰建安在南

大... 孫子兵對曰建安在南

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
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管翻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
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為將將即亮翻安得不用
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
輒棄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
市人聞之益堅守城父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
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
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
猝拔易翻今奴以高麗十餘萬眾望沮潰沮潰沮在國
人膽破烏骨城釋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

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
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沙城
即卑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兇懼併力拔烏骨
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
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徼古亮翻
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石向烏骨皆躡吾後不
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
上乃止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山岳取勝獨遼東之役欲以萬全制敵所以無功諸軍急
攻安市上聞城中雞雉聲謂世子世勣曰圍城積久城
中煙火日微今雞雉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

大正...

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繼城而下為上聞之

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

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阻浸逼其城城中亦增

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日合衝車礮石

壞其樓堞礮與砲同城中隋立木柵以塞其缺道

宗傷足上親為之針塞悉則翻築山晝夜不息凡六

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

毅傳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

愛私離所部離力音翻高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

土山擊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

三日不能克道宗徙既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

但朕以漢武殺王恢元十八卷不如秦穆用孟明

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

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勅班師先

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

中皆屏跡不出屏心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

縑百匹縑并絲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

步騎四萬為殿練翻乙酉至遼東丙戌度遼水遼澤

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鞞以助役將即亮翻鞞

也按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弓頭為鞞冬十月丙申朔上至

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錯水蒲溝渤錯水皆在遼澤中暴風

雪士卒沾濕多死苦勅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

拔玄菟橫山蓋牟麻采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

黃十城黃同都翻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

萬人考異曰實錄云徒三州戶口入內地者前

戰七死者幾二千人近也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

不能成功深悔之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命馳驛祀徵以少年少詩復立所製碑路碑見上台

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勞力丙午至營州營州至遼

百一里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

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

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

將皆老思得新進將即亮翻無如卿者

朕不喜得遼東喜卿也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

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漢遼西郡有臨渝縣

發定州也指所御褊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

大正...

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
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
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口先集幽州
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
悉以錢布贖為民謹呼之聲三日不息謹許十一月
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呼號號戶
宛轉於地塵埃彌望庚辰過易州境司馬陳元壽使
民於地室蓄火種蔬而進之上惡其諂免元壽官壽
玉翻惡丙戌車駕至定州丁亥吏部尚書楊師道坐
所署用多非其才左遷工部尚書壬辰車駕發定州

十二月辛丑上病瘳御步輦而行戊申幸并州太子

為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為干僞翻吮徐辛亥上

疾瘳百官皆賀留翻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

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力將

戶下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

兵寇河南河南者北河之南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

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偽退誘之深

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羸倫為翻誘音薛延陀

大敗追奔六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磧七亦翻還從

考異曰高宗實錄云會延陀死耀威磧北而還其意
指真珠為延陀也按真珠憚太宗威靈不敢入寇又

死在九月而此云冬來寇必非真多彌復發兵寇夏

珠也田仁會傳作十八年亦誤也

州又復扶已未勅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

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

州樂平郡八年改曰箕州後周置蔚州唐武德六年分肆州

靈丘隋廢州以靈丘縣屬肆州唐武德六年分肆州

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其地寔隋馬邑

郡之雲內縣恒安鎮即後魏所都平城也開

元十八年改定襄縣為雲中縣蔚紆勿翻

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

發勝真銀紆丹延廊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隋

郡後魏舊有銀州南廢為儒林縣屬綏州貞觀二年

分綏州之儒林貞觀縣復置銀州銀州郡漢西河之

圖陰同陽縣地也固音銀杜佑曰銀州春秋白狄地

治儒林縣漢同陰縣地也州古孟門河西之地西魏

置汾州義川郡後改州為丹州隋廢州及郡以義川

縣屬延州義寧元年分延州之義川咸寧汾川置丹

州咸寧郡坊州春秋白狄之地姚興置中郿縣後魏

置中郿郡隋廢郡以中郿縣屬敷州武德二年分郿

州置坊州中郿郡以周天和七年元皇

帝放牧郿州於此置馬坊也郿音膚

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鎮

靈州西魏於五原置西安州後改為鹽州隋又令執

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

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初上留侍中劉洎輔皇太

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總吏禮戶部

三尚書事劉洎既檢校民部尚書又總吏禮是為三

典貞觀二十二年始改上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

民部為戶部洎其真翻

大正五十九

小字九十五 卷之九十五

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
 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上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
 卿性疎而太健必以此貶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
 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諧
 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
 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洎於上
有罪大臣之言遂庚申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窬萬
信諧者之言為然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朝直遙翻猜忌大臣皆欲夷
 戮宜賜自盡賜自盡即賜死也令自盡其命考異
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大臣有異
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

洎與周判與洎所陳不異帝以詰遂良又證周諱之洎
 遂及罪按此事中人所不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
 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
 死歸咎於遂良免其妻孥如中書令馬周攝吏部尚
 書以四時選為勞四時選始一百九十請復以十一
 月選至三月畢從之又是歲右親衛中郎將裴
 行方大典曰隋氏左右親衛左右勳衛左右翊衛各
置開府一人武德七年改開府各置中郎將一
人正四品下掌各領其屬以宿討茂州叛羌黃郎弄
備而各總大破之其窮其窟窟西至乞習山臨
 弱水而歸蜀之西山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

卷四
孫巡

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

彌可汗輕騎遁去騎奇部內騷然矣丁丑遣大理

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用漢六刺

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

屬之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

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并州至

千三百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

靖曰此道宗所解解翻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

駐驛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愴然曰當時勿勿吾不

憶也是役也才唯不用乘虛取平壤之策亦不用也上疾未全

平欲專保養庚午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於

是太子問曰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

右處昌呂翻問古上命太子暫出遊觀太子辭不願

出上乃置別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請遣

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道義從之上嘗幸未

央宮辟仗已過辟仗者衛士在駕前攘辟左右止行

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帶刀皆用皮鞞詰之音關

詰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仗不敢動

上遽引還顧謂太子茲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

速縱遣之。又嘗乘腰輿。腰輿今人舉之其高至腰有三衛誤拂御

衣。親衛勳衛三衛其人懼色變。上曰：此間無御史，吾不

汝罪也。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

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陝失舟翻又問

術士程公穎曰：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

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

此輩何為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

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將作少匠罪不

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

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

今將奈何？公好去。好去者與之已丑，亮與公穎俱斬。

西市籍沒其家，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

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

裕，議張亮獄云：石形未具，此言當矣。稱尺證翻朕雖

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閏月癸巳

朔，日有食之。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伐高麗所得

州。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蕭瑀解太保，仍同中書

門下三品。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

使謝罪。使疏更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蘇文也。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

上許之且使割龜茲干闐踈勒未俱波葱嶺五國以

為聘禮于闐時兼有漢東北判汗國治葱嶺中都城

杜佑曰朱俱波亦曰朱俱薛延陀多彌可汗

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已所親昵尼

質國人不能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

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紇下沒翻酋慈多彌大敗

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為

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

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

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

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烏羅

京師東北六千里一日烏羅渾即後魏之烏洛侯也

東鄰靺鞨大抵風俗皆靺鞨也將即亮翻驍堅亮翻

契斯訖翻必毗必翻校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

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

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頡利

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於雲迴紇攻而殺之并其宗

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俟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

俟渠薛延陀餘眾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真珠可汗

之子吐摩支為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

之號吐當沒翻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

擊降薛
延化

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吐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為磧

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勅勒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種章勇翻朝直遙翻磧七

異曰舊李勣傳云詔勣以二百騎發突厥兵討擊今從鐵勒傳已丑上手詔以薛延

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

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

不調發調徒時太子當從行少詹事張行成上疏以

為皇太子從幸靈州不若使之監國上時掌翻接對

百寮明習庶政既為京師重鎮且示四方盛德宜割

私愛俯從公道下以為忠進位銀青光祿大夫李

世勣至鬱督軍山考異曰勣傳作烏德提山唐曆

傳云至于天其酋長梯真達官帥眾來降帥讀薛延

陀吐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

慰吐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

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吐摩

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八月甲子立皇孫忠

為陳王已巳上行幸靈州江夏王道宗兵既渡

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眾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

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

鐵勒諸部請更

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賴苦請入朝朝直庚午車駕

至浮陽浮陽舊書作涇陽當從之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後魏屬隴東郡隋唐屬京兆

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之涇陽君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也此時車駕蓋至京兆之

涇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

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日舊回紇鐵勒傳

作多覽葛今從實錄及本紀唐曆又回紇傳陳鼓年

唐紀作斛薛鐵勒傳作解薛今從實錄賞錄又有契

丹奚云十三姓按契丹奚本非薛延陀所統又稱薛

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為主自取敗

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所分地問翻不從薛

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主

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樂奇賜其

酋長爾書爾斯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使

下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甘泉宮在京兆雲陽縣界

同車盤嶺元和志曰當其登山必自車箱改而上改

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祭山山必自車箱改而上

平原宏敞樓觀相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

流殃構禍乃自運初言戎狄之流殃構禍初也朕聊命偏

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

處北溟處昌遠遣使人委百官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

郡混元以降混元極元氣始一為一殊未前聞宜備禮

告廟仍頒示普天 庚辰云土涇州丙戌踰隴山時屬

隴州界至西瓦亭觀馬牧原州平高縣南有瓦亭故

源縣界趣西南流經成紀略陽顯關瓦亭水出隴山東北斜

出新陽峽入于渭故有陳西瓦亭之別九月上至靈

州靈州在京師西北勅勅諸部侯斤遣使相繼詣靈

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工至尊為奴等天可汗子子

孫孫常為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為詩序其事

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

之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

寮多不合相言嘗言於上曰勞玄齡與中書門下衆

臣朋黨不忠魏權廢固陞下不詳知但未交耳上曰

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當推誠

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

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此音瑀內不自得

既數忤旨數所并翻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

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

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好呼瑀

須臾復進曰復扶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

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

不入見上知瑀意終怏怏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直朝

遙翻見賢遍翻快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

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

力以供塔廟帑他朗翻藏但浪翻祇及乎三淮沸浪

三淮本之詩五嶺騰煙謂疾景既亂而蕭勃元假餘

息於熊蹯引殘寇於雀鷖熊蹯楚成王事雀鷖趙武

於臺城蹯音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

施之徵何其謬也施式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

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

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

下則翦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搜扶一迴一惑

在乎瞬息之間自可自否繼及於帷裳之所惟哀之所

羣臣乖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

無悛改後五可商州刺史商州漢弘農上洛商縣地

後周改商州京師至仍除其封晉置上洛郡後魏置洛州上自高麗遠蓋蘇

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虜使者

倨慢常窺伺邊隙屢勅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

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使疏吏翻何相丙戌

車駕還京師冬十月己丑上以幸靈州往還冒寒疲

頓欲於歲前專事保攝十一月己丑詔祭祀表疏胡

客兵馬宿衛行魚契給驛祭祀謂郊廟社稷明堂也

上者胡客四夷朝貢之客兵馬調遣征伐及番上宿

衛者也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

迴紇諸
國酋長
來朝

有事則請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藏其左而班其
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
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三曰隨身魚符所以
明貴賤應徵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五曰
旂節所以委良能假賞罰魚符之制王畿之內左三
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行用
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封遣使合而行之傳符之
事兼勅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傳符之
制太子監國曰雙龍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
左二十其右一有九東方曰青龍符西方曰驪符
符南方曰朱雀符北方曰玄武符左右太子以玉親王
內右者付外隨身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
以金庶官以銅佩以為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
刻者傳而佩之木契之制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
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庶官鎮守則左右各十
旂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
以專賞節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決死罪皆以闕餘
以專殺

並取皇太子處分

勳昌呂柳

十二月己丑羣臣累

請封禪從之詔造羽衛送洛隍宮

戊寅迴紇侯利

發吐迷度僕骨侯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侯斤末拔

野古侯利發屈利失同羅侯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

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必白霄酋長皆來朝

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

按闕本大明官圖玄武門在玄武殿後有紫蘭殿六
樂宴即宴率引之宮此芳蘭殿也紫蘭殿邪

叩有司

每五日一會

六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曰世俗皆為樂

樂音洛在朕朝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求不可

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

家語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後南游於

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於
楚後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

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詩云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詩蓼莪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

泣數行下行戶左右皆悲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

褚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我旗之始翼贊聖功謂謂

之初選賢立政謂遂直於王魏在朝文武人臣之勤

玄齡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摺紳同允不可遐棄陞

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

以淺鮮之過鮮少也鮮棄數十年之勲舊上遽召出

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復扶久之上幸芙蓉園芙蓉

園在京城東南隅秦之陪州漢之樂遊苑唐之曲江

同此地也長安志曰隋營宮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

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闢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

之為池以厭勝之又會諸渠水自城外南來入城為

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劉餗小說曰園本古曲江玄

文帝惡其各曲改曰芙蓉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

齡敕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東編有頃上果幸

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春正月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

疾篤辛卯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上將往哭之

房玄齡以上疾新愈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

故舊姻戚高士廉長孫后之母舅也士廉豈得聞其

喪不往哭乎公勿復言復帥左右自興安門出按

丁未

典大明宮南面五門次西曰興安門但貞觀以前人
 主常居太極宮高宗龍朔之後方居大明宮然此時
 已營永安宮永安即大明也或者帝自永安宮而出
 興安門歟按舊書高士廉傳上出興安門至延喜門
 長孫無忌迎諫馬首延喜門直皇城之東北隅而興
 安門直大明宮城之西南隅由大明之興安門至皇
 城之延喜門其路迂且遠意太極
 宮中別自有興安門也帥讀曰率長孫無忌在士廉
 喪所聞上將至輟哭迎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於
 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偽于且臣舅
 臨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輒屈鑿駕死者北首
之衾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尸之槃曰夷槃床曰夷牀
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首式
翻上不聽無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
 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極出便橋長安故城橫門

六府七妙

音橫上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之慟哭音光丙申詔以

迴紇部為瀚海府骨為金微府考異曰舊書作

曆多濫葛為燕然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

府思結為廬山府府者都督府渾為臯蘭州斛薛為

高闕州奚結為雞鹿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為榆溪

州思結別部為蹛林州白霄為寘顏州蹛音帶寘各

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繒繆

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

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為唐民

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迴紇以南突厥以此

大正... 通鑑... 卷九十九... 二十一...

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

肉以供過使使翻歲貢貂皮以充社賦仍請能屬文

人欲翻使為表疏疏所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

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丁酉詔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禪社首應劭曰社首

郡博縣晉灼曰山在鉅平縣南十餘並依十五年議

二月丁丑太子釋奠于國學上將復伐高麗其後

又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朝直前

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

旱災民太半之食今苦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懷

角翻更工衡使徂疲於奔命釋未入堡對翻數年之

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鳴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

上從之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

軍大總管相如子虛賦曰夫齊東階鉅海觀乎成山

曰青丘國在海東二三百里晉天文志右武侯將軍李

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

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

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將即因營州都督

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辛

所不能臣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挂木帥讀曰率槎士下翻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

是月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終

南山太和廢宮為翠微宮揚大年曰翠微宮在驪山絕頂丙寅置

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六都督皋蘭等七州六都督

府司馬李素立為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

馬牛為獻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五月戊

子見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

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資格淺不得除正官命於通事舍人班裏供奉

初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負

外郎王師且知貢舉屬之欲翻唐初以考功員外郎知貢舉至開元間考功員外郎李昂

莫曉其故及矣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朝直遙翻師詰去吉翻

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

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壬

辰詔百司依舊啓事皇太子庚辰上御翠微殿殿也

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

狄狄夏戶翻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請

識之言 老成深

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行下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推翻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惡鳥路翻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朝直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種章此五者朕所以今日之功也顧謂褚

遂良曰公嘗為史官

褚遂良嘗知起居注十八年拜黃門侍郎參知政事不復兼史

職故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音勝

升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李世勣軍既

渡遼歷南蘇等數城

前漢書玄菟郡高句驪縣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高昇

多背城拒戰背蒲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從

宣翻又六月癸亥以司徒長孫無忌領揚州都督

實不之任丁丑詔以隋末喪亂息邊民多為戎

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使疏吏

有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

本貫其室常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

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孟行下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吐翻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翻所人主多惡正直惡鳥路翻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朝直遙翻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種章更翻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

遂良曰公嘗為史官

褚遂良嘗知起居注十八年拜黃門侍郎參知政事不復兼史

職故

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音勝

升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李世勣軍既

渡遼歷南蘇等數城

前漢書玄菟郡高句驪縣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

高麗

多背城拒戰

背蒲妹翻

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

從

宣翻又

六月癸亥以司徒長孫無忌領揚州都督

實不之任

丁丑詔以隋末喪亂

息浪翻

邊民多為戎

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

使疏吏翻下同燕因

肩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

本貫其室常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為薛延陀所掠者

亦令贖還 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為戶部尚書緯于

時房玄齡留守京師又翻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

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即

移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考異曰唐曆云君無何

秋七月半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

捷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

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 上以翠微宮險隘不能

容百官庚子詔更營玉華宮於宜春之鳳皇谷玉華

宜春縣西庚戌車駕還宮遷從宜翻八月壬戌詔

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降戶江翻加以河北

水災停明年封禪 辛未骨利幹遣使入貢丙戌以

骨利幹為玄闕州拜其俟斤為刺史疏吏翻骨利

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

黃羊腓通熟日已復出矣骨利幹居以瀚海北產良馬

又北渡海則晝長夜短蓋近日出處後扶又翻考

異曰實錄唐曆皆作羊腓僧一行大衍曆義及舊天

文志唐統紀皆作腓新天文志云腓羊腓按正言羊

腓者取其易熟也若煮羊腓及解則雖中國通夕

亦未爛矣今己丑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上時請

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

孫無忌等請誅志冲反知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

巨地納汗藏疾無損高深左傳云川澤納汗山志冲

玉華宮

六百七

通鑑卷之八

三

欲以匹夫解位天子言欲使天子解位也朕若有罪是其直也

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

點日何損於明 丁酉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

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刺盧文德皇后之崩也欲

立為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羸

自累左傳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穆公以女妻之圉將逃歸謂之曰與子歸乎羸氏不敢從圉遂逃歸及晉公子重耳入秦秦穆公納女五人懷羸與焉謂之辰羸賈季曰辰羸嬖於二君是也累力端翻

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戊戌勅宋州刺史王波利

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

土州富麗常蘇胡杭越台發括冬有庚辰奴刺啜高侯友師其所部

萬餘人內附奴刺部古居吐谷渾党項之間刺來法

曰率下同十一月突厥吉士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

勃本突厥同族世為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眾欲

奉以為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強車鼻不敢當帥其眾

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說翰苜翻為眾

所附怨為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

數千騎追之騎奇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

金山之北其地三垂斗絕惟一面自稱乙注車鼻可

汗突厥餘眾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勝音時

出抄掠薛延陀抄楚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張亮翻

突厥車鼻
可汗入貢

大正...

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見賢又請身自入朝朝直

下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為好言初無來意

竟不至考異曰實錄詔遣雲麾將軍安調渡右屯

韓華料招歌邏祿共劫之車鼻徒飾其辭初無來意

癸卯從順陽王泰為濮王濮博壬子上疾愈三

日一視朝十二月壬申西趙酋長趙磨帥萬餘戶

內附以其地為明州東謝之南有西趙蠻西抵昆明

為酋長酋慈由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

節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自古相傳西域有崑崙山

源所出又爾雅曰三崑崙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

征龜茲

命立故曰崑崙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

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

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

討魏堅堯翻契苾訖翻必毗必翻高麗王使其子

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

農閱武崇文云荒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治直一

日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

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

戊申

不免為下五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

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大馬鷹隼無遠不致隼息行

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

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

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夏戶雅翻少詩然比

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

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

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

慎哉太宗自疏其所行之過差者以戒太子可謂至

策之人莫知其子之中書令兼右庶子馬周病上

親為調藥為干使太子臨問庚寅薨 戊戌上幸驪

山温湯 己亥以中書舍人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參

知機務 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為柱國

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卒子恤翻樂浪音 丙午詔

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

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二萬餘人及樓船戰艦戶

黠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 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知尚書門下省事長孫無忌蓋 戊申上還宮 結

骨自古未通中國杜佑曰結骨在回 聞鐵勒諸部皆

服二月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拔入朝侯渠之翻屈君

胡 結骨入

機士限翻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睛音有黑髮者

以為不祥上宴之於天成殿謂侍臣曰昔渭橋斬三

突厥首自謂功多謂武德九年顏利犯便橋時也今斯人在席更不

以為怪邪失鉢屈阿梭請除一官執笏而歸誠百世

之幸戊午以結骨為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梭為

右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隸燕然都護燕因又以阿

史德特健侯斤部治置祁連州隸營州都督是時四

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長知兩翻使疏史翻道

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辛酉引見諸胡

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

獲無幾豈翻宜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

編戶乎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司馬云窮髮比遠之

地理書曰山上宮玉華宮程大昌曰玉華宮務令

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覆敷餘皆茅茨然備設太子

宮百司苞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乙亥上行幸玉華

宮已卯畋于華原華原宜君銅官漢雲陽後魏之地

宜州又置北地郡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以

屬京兆唐初復置宜州貞觀十七年州廢而以華原

復屬於中書侍郎崔仁師坐有伏閣自訴者仁師

不奏除名流連州連州漢桂陽山之北梁置陽山

郡唐復為連州連州在京師南三百六十里三

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羅勃部置燭龍州 甲午

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少詩無翻今亮立

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那利每

懷首鼠必先授首虜失畢其次也失畢龜茲王也

庚子隋蕭后卒詔復其位號謚曰愍使三品護葬備

國薄儀衛送至江都與煬帝合葬 充容長城徐惠

言會要曰舊制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

充容長城徐惠 以上東征高麗西

討龜茲翠微王董心等結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

其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

象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及速

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魏蜀吳三

言美 豈非於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

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

也又曰雖復茅茨示約易以豉翻猶興木石之疲和

雀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

斤伎渠綺翻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又曰作法於

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

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公實封致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十五起著雍涇陽四月盡旃蒙單閼九月凡七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下

貞觀二十二年觀古夏四月丁巳右武侯將軍梁建

方擊松外蠻破之松外諸蠻依阻山谷亦屬古南中

也新志松外蠻在初雋州都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

戊申夏

蠻擊降復叛請出師討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此即漢武帝

帝欲通之道而為昆明所蔽者也焉州漢邛都夷之地武帝開置越

音音釐上時掌翻整與暫同降勅建方發巴蜀十二州

戶江翻復扶又翻洱乃吏翻勅建方發巴蜀十二州

兵討之三州蓋眉梓利翻蠻擊拒戰建方擊敗

之敗補殺獲千餘人羣蠻震懾亡窳山谷建方分遣

使者諭以利害攝之沙翻皆來歸附前後至者七十

部戶十萬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酋長蒙和等為縣令

長知兩各統所部莫不感悅因遣使詣西洱河新書

翻下同西洱河日西其帥揚盛大

駭具舩將遣使者曉諭以威信盛遂請降帥所類翻

其地有揚李趙董等數十姓各據一州大者六百小

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不相始嘗語雖小訛其生業

風俗大略與中國同自云本出華人其所異者以十

二月為歲首已未契丹厚幼主曲據帥眾內附契

刺史隸營州都督府甲子烏胡鎮將古神感鎮烏當

置於海中烏胡島自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敵

島於島而後至烏湖島又二三百里北渡烏湖海姓譜

周太王去邠適岐將兵浮海擊高麗過高麗步騎五

千戰於易山破之易山新書作曷山將即亮其夜高

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還從如

大正九年十二月

通鑑

字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

厥九勿翻咄當沒翻可從判入聲汗音寒

以阿史那賀魯為葉護居多羅斯水在西州北千五

百里

邏郎佐翻

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衆

乙毗咄陸奔吐火羅

見一百九十六卷

乙毗射匱可汗遣

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帳內

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

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鉢城守捉蓋即莫賀城

也賀魯後立為沙鉢羅葉護可汗故改城名也

拜左驍衛將軍

堯翻

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為鄉導

龜茲音丘慈鄉讀曰嚮

仍從數

十騎入朝

朝直

上以為崑丘道行軍總管厚宴賜而

遣之

為賀魯後叛張本

五月庚子右衛率長史王玄策擊

帝那伏帝王阿羅那順大破之

東官十率府各有長史正七品上新書作

那伏帝阿羅那順無王字率所律翻

初中天竺王尸羅迦多兵最彊四

天竺皆臣之

天竺國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或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葱嶺南

幅員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臨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

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在四天生之會都城曰茶縛和羅城杜佑曰天竺生種也頗師古曰寒釋也

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迦多卒國

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

從者二十人與戰

使更翻卒子血翻帥曰率從才用力不敵悉為

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脫身宵遁抵吐

蕃西境以書徵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

國遣七千餘騎赴之泥婆羅國直吐蕃之西樂陵川臣於吐蕃吐從轍入聲騎奇寄

翻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師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

居茶罽和羅城師讀曰率罽音博新書曰連戰三日

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漢匈奴阿

羅那順弃城走更收餘眾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

羅那順餘眾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水經注曰

氏曰阿耨達山河水出其東北屈從其東南流注于蒲昌海自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為中國

河其崑崙山西有大水出焉曰新頭河西南流逕焉長國又東南流逕中天竺國亦曰帕河又西逕四大

塔比又西逕陀備國北所謂乾陀衛江蓋即此也師仁進擊之眾潰獲其妃

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

降者五百八十餘所如師仁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

為朝散大夫唐制文武散階散大夫從五品下朝直六月乙

丑以白雲部為居延立癸酉特進宋公蕭瑀

卒太常議謚曰德尚書議謚曰肅周公謚法剛德克

翻上曰謚者行之迹當得其實孟行下可謚曰貞褊公

賀察謚法直道不撓曰貞儉曰褊子欽嗣尚上女襄城公

主上欲為之營第為公主固辭曰婦事舅姑當朝

夕侍側若居別第所闕多矣上乃命即瑀第而營之

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二十萬眾一舉滅之

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采畜乘所能載宜

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劔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

劔南復不預及畜許故翻乘繩證翻艦戶其百姓富

度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

史強偉領左右府亦分為左右各有長史此於劔南

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

水道長直亮翻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趙七庚寅

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相息亮翻屈

劣翻帥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

玄武門武連縣時屬於州始州後改劔州武安縣漢

衛將軍乃南牙諸藩將軍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

直玄武門則掌北門宮衛

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二世之後女主武王代

有天下上惡之見賢通翻惡烏會與諸武臣宴宮中

行酒令行酒令者一人為令伯餘人以次使各言小

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

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

華州刺史華戶有布衣直道信自言能絕粒曉佛法

君羨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角音運姓也數所御

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妖於壬辰君羨坐誅

籍沒其家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

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

殺李君羨

以太宗之明
達何獨不
疑宮中之武
氏乎此亦天也

房玄齡字

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王于殺唐子孫
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
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
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幾居
以希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
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
守京師又手疾篤上徵赴玉華宮有輿入殿至御座
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
加劇則憂悴悴秦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
天下無事唯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

有餘責乃上表諫掌翻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

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

者見一百九十年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

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明謹用刑重人命

人命之為重矣引彼形此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

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

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

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說到此分明見

當時在朝之臣諫東征者未有能及此願陛下許高

者也此是忠誠懇切中流出為于偽翻願陛下許高

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

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僕蒙錄此哀鳴論語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

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尚

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

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勝音升癸卯薨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

天下號為賢相相息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

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

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新贊作房杜濟理致太

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曰哉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

之 丁丑勅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

舫舫平一百艘東陽郡隋平陳置婺州舫南亥翻艘蘇遭翻 辛未遣左領

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陀餘寇 九

月庚辰崑丘道行軍大撫管阿史那社爾擊處月處

密破之餘衆悉降降戶 癸未薛萬徹等伐高麗還

還從宣翻 萬徹在軍中使氣陵物裴行方奏其怨望

坐除名流象州裴行方副萬徹東伐見上卷上年象

桂林縣唐武德四年置象 己丑新羅奏為百濟所

攻破其十三城 己亥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為中書

令 疆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印眉三州獠反

大正三十一 通鑑卷九十九 七

疆其兩翻印渠容翻獠魯皓翻壬寅遣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軍

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

船之役或乞輸直隸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督迫

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

然自劍門關以南謂之劍外內京師而外諸夏也上聞之遣司農少卿長孫

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脆

丙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

木挽曳未畢復徵船庸艘蘇遭翻復扶又翻二事併集民不能

堪宜加存養上乃勅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冬十月

癸丑車駕還京師 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

毋紇下沒翻烏紇與俱陸莫智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

可汗之背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

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

烏紇許奏以為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

執而斬之以聞燕因有翻誘音西騎奇寄翻上恐迴紇部落離散

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

留之不遣回紇由是又微見賢遍翻阿史那社爾既破處月處

密引兵烏著之西趨龜茲北境越七喻翻分兵為五道出

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奔城奔龜茲保其東境

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十六年郭孝恪破焉耆立栗婆準為王而阿那支殺

回紇吐迷度

之今也罪 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為焉耆王新書曰立突騎支弟

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二百里磧口新舊書作磧石龜茲都伊

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

餘騎為前鋒帥讀曰率下右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

多福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帥眾

五萬拒戰相息亮翻鋒刃甫接威引兵偽遁龜茲悉

眾追之行二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却繼叔乘

之龜茲大敗遂北八十里 甲戌以迴紇吐迷度子

前左屯衛大將軍凌閏為左驍衛大將軍大侯利發

瀚海都督號堅克翻俟渠之翻考異曰舊曰紇傳

俟斤二十餘部居多羅斯水南去西州馬行十五日

釋回紇不肯西屬突厥按賀魯時為將軍自多羅斯

水入居庭州永徽二年乃西遁自稱可汗所統吐陸

五噶弩失畢五俟斤唐未嘗以回紇隸之也今不取

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

內屬帥所類翻下別帥以契丹部為松漠府杜佑曰

峭落等九州各以其厚紇主為刺史峭落州無逢州

可度者為都督樂音又以其別帥阿會等部為弱水

等五州亦各以其厚紇主為刺史弱水州祁黎州洛

并松漠府為九州峭七笑翻 以奚部為饒樂府以

徒何州萬丹州足黎州赤山州

州辛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教十二月庚午太

子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城西京雜詔西京外

皇城之東第一街進業坊隋無漏寺之故其太子即其地建寺為文德皇后祈福竹木森遠為京城觀瞻之最雍錄曰慈恩寺在朱雀街東第三街自北次南第十五坊名曰進昌坊寺南臨黃渠竹木森遠為于

偽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

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

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

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安

西府西出拓跋關渡白馬河四百餘里至撥換城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社爾進軍攻

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

身走潛引西突厥之眾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

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為意那利

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眾已登城

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降戶江共擊孝恪突刃如雨

孝恪不能敵將復出復扶又翻死於西門城中大擾

倉部郎中崔義超倉部郎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屬戶部義超以是

官從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

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

宿乃退斬首二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

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山北蓋白山之也趣七喻翻繼叔逆

通鑑二百九十九

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

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

權祗甫詣諸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帥讀曰率凡

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

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為王龜茲人

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闐徒

賢翻又徒見翻社爾勒石紀功而還還從宣翻戊寅以崑

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泥伏沙

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魯以

羽翼正速其叛耳驍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

文王入見相息亮翻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為

特進文王為左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

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

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為左武衛中郎

將龜茲音丘慈又音屈佳將即亮翻考異曰實錄

云左武衛中郎將舊傳為武衛中郎將按

會要武德五年改左右衛為左右衛然則於時已

無羽衛之名且布失畢必不獨兼兩衛之官今去

衛字。按唐六典左右衛有親勳翊二字恐不可去

隸郎州都督府莫祗蠻在巽蠻之西郎州當作郎

州武德元年開南中仍舊置南寧州

貞觀八年改為州以其地本夜郎國也 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

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

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

地置新黎州舊書云車鼻長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

州朝直遙翻降戶江翻考異曰高宗實錄云初突

厥車鼻可汗遣其子車鉢羅入貢太宗遣使徵之不

至太宗大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侃引回紇僕骨等兵

襲擊之其下諸部落相次歸降其子羯漫陀先統拔

悉密部泣諫其父請歸國車鼻不聽羯漫陀遂皆父

來降以其地為新黎州舊傳云二十三年遣右驍衛

郎將高侃潛引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其酋長歌

邏祿泥執闕俟利發乃拔塞匭颯木昆莫賀咄俟斤

等帥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車鼻長子羯漫陀先統

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恭鑠入朝太宗嘉之

以統其衆今從太宗實錄 二月丙戌置瑤池都

督府此因穆天子傳西王母觴天隸安西都護戊子

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為瑤池都督 三月丙辰

置豐州都督府使燕然都護李素立兼都督 去冬

早至是始兩辛酉卜力疾三夏道門外赦天下丁卯

勅太子於金液門聽政按唐六典城門即掌京城皇

城門朱雀等門為皇城門承天等門為宮城門嘉德

等門為宮門太極等門為殿門通內諸門並同上閣

有太宗遜

於漢文多

矣

六八四九九

通鑑卷九十九

十一

月

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出勳為疊州都督世勳受

詔不至家而去史言太宗以機數御李出勳世勳亦

千三百四十里孫怡曰疊州自秦至魏諸羌據 辛

西開府儀同三司衛景武公李靖薨 上苦利增劓

太子晝夜不離側離力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

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了卯疾篤召長孫無

忌入含風殿含風殿在翠微宮上卧引手捫無忌願無忌哭

悲不自勝勝音什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無忌出已已

復召無忌及褚遂良入卧内復扶謂之曰朕今悉以

後事付公輩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

曰無忌遂良在汝勿言愛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

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武許

二臣玉几之命猶在高宗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

上崩年五十三太子擁無忌頸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

處分眾事以安内外太子哀號不已呂翻分扶問翻

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

泣乎乃秘不發喪庚午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

兵及舊將皆從騎奇寄翻將即辛未太子入京城大

行御馬輿侍衛如平日繼太子而至頓於兩儀殿以

太子左庶子于志寧為侍中小詹事張行成兼侍中

以檢校刑部尚書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輔兼中

書令壬申發喪於太極殿宣道詔太子即位太極殿

朝於此發喪太子於極前即位軍國大事不可停闕平常細務委之

有司諸王為都督刺史者並聽奔喪濮王泰不在來

限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

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翦髮髻面割耳流

血灑地朝直遙翻六月甲戌制高宗即位赦天下

丁丑以疊州都督李勣為特進檢校洛州刺史洛

陽宮留守李世勣去世字避太先是太宗二名令

天下不連言者勿避先悉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諱

者孔穎達曰曲禮卒哭乃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諱

同名春秋不抹案昭七年南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

年有衛齊惡今備齊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

人親所名也癸未以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

知尚書門下二省事無忌固辭知尚書省事帝許之

癸巳以李勣為開

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阿史那社爾之破

龜茲也行軍長史薛萬備請因兵威說于闐王伏閣

信入朝說輪茂翻閣視社爾從之秋七月己酉伏閣

信隨萬備入朝詔入謁持官八月癸酉夜地震晉

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昭陵

在京兆醴泉縣西廟號太宗自是後廟號太宗者皆謂之太宗廟太宗廟在醴泉縣西

阿史那社爾契於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阿史那社爾契於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

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其像刻名列

於北司馬門內丁酉禮部尚書許敬宗奏弘農府

君廟應毀弘農府君魏弘農太守重耳也請藏主於

西夾室從之高宗為七世祖親盡應毀九月乙卯以

李勣為左僕射行先帝之治命也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

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五州舍利州思辟州阿

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史只載蘇農州阿德州

乙亥上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

十餘人見賢唯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

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

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號戶高翻上歎息良久曰治

獄者不當如是邪治直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為駙

馬都尉漢武帝置三都尉曰奉車都尉曰駙馬都尉

封西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無忌

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

之吐蕃以太宗晏駕固十二月詔牒王泰開府置

僚屬車服珍膳持加優異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上諱治字為善小字雉

庚戌

太后王氏

奴太宗第九子也文明元年謚曰天皇大帝廟號高宗天寶八年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
皇帝十三載加尊號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 丙午立妃王氏為

皇后思政之孫也王思政為西魏守以后父仁祐

為特進魏國公 己未以張行成為侍中 辛酉上

召朝集使朝直遙翻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

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

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洛直吏翻有洛陽人李弘泰

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命立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

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以帝之尊任二

而去之雖隊諸淵不海也哲婦之為鵠臬也尚矣故求徽之政百姓阜安有

貞觀之遺風觀古玩翻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

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

文立制本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斬衰上時掌翻為于偽翻衰倉

回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

昏上從之 二月辛卯立皇子孝為許王上金為杞

王素節為雍王帝後宮鄭生孝楊生上金蕭淑妃生素節雍於用翻夏五月

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卒子恤翻其嫡子早死立其孫為

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國相祿東贊相息亮翻祿東

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疆大威服氏羌

止蕃稱重贊

皆其謀也 六月高俟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

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

山擒之以歸其眾皆降騎音寄翻帥讀初阿史那

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為王事見太宗貞唐

兵既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酋茲由翻長知秋八

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為龜茲王復扶遣歸國撫其

眾 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

武衛將軍處其餘眾於鬱督軍山處烏置狼山都督

府以統之以高侃為衛將軍唐無衛將軍衛字於是

突厥盡為封內之臣分置卑于瀚海二都護府卑于

領狼山雲中桑乾二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

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長

為刺史都督新書作蘇農二十四州舊書作一十四

反二十四州皆叛應之則二字為是然單于都護府

所領見於史者蘇農等四州舍利等五州及桑乾府

葛邏跌跌等三州財十九州耳其五州逸無所領賀魯

有定襄呼延二都督而無狼山都督是其廢置雖合

不可詳也狼山府顯慶三年廢為州金徽當作金徽

瀚海都護府領瀚海金徽新黎幽陵龜林堅昆六都

督府其一逸仙萼凌稽余吾稽落居延箕頰榆溪障

河燭龍凡八州宋白曰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即

至東受降城百二十里瀚海都

護後移於回紇本部乾音干

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炙較

惟綸油之製及帽油陳始有之樂音洛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

之罷獵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有此語意欲太宗

不為收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唐錄政要高宗出獵有此月日唐統紀亦在此年今從之

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勳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

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己未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

陽武縣漢屬河南郡自曹以來屬滎陽郡都監工銜翻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

中書譯語人地中書掌受四方朝貢及通表疏故大

理少卿張叡毋以為准估無罪思謙奏曰估價之設

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為定估音叡毋舞

文附下周上罪當誅是日去遷遂良為同州刺史叡

毋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 十二月庚午梓

州都督謝萬歲兖州都督謝漢興與黔州都督李孟

嘗討琰州叛獠梓州當作梓州武德三年梓州蠻酋

兖州武德三年以梓州蠻別部置琰州亦蠻州貞觀四年置皆屬黔州都督府黔音琴獠魯皓翻萬

歲漢興入洞招慰為獠所殺

二年春正月乙巳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

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奭亨之兄子柳亨西魏尚書

寶誕之誓也亨妻王皇后之舅也 左驍衛將軍瑤

即襄陽公主之女池都督阿史那賀魯號堅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

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表

九二日九十三

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十一

西突厥賀
魯自沈沙
鉢羅可汗

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

令長子啞運入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啞

運乃說其父擁眾西走說輸丙擊破乙毗射匱可

汗併其眾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雙河西南抵賀魯

石國界又在賀魯牙帳西南新書曰素葉城西四百

里至千泉地贏二百里南季山三垂平陸多泉地因

名自號沙鉢羅可汗吐陸五啜努失畢五俟斤皆歸

之勝兵數十萬吐當沒翻啜步劣翻與乙毗吐陸可

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啞運為莫

賀吐葉護啞徒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

王突騎支卒子恤翻復扶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

衛將軍遣還國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

亮陰中岐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

人或埋人雪中以戲笑數所角翻引上賜書切讓之

且曰取適之方亦應多緒晉靈荒君何足為則左傳

公不君從臺上彈朕以王至親不能致王於法今書

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嬰與蔣王暉皆好聚飲暉於

好呼到翻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勅

曰滕叔將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

貫二王大慙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

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西州交河縣北行八十里入

沙鉢羅
八卷

沙嶺百六十里至庭州蒲類縣屬
西州後屬庭州又改為後庭縣
殺略數千人詔左

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弓

月道行軍總管西千有餘里右驍衛將軍高德逸

右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為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

成州漢武都上祿下辨之地後魏置仇池郡漢陽郡南秦州西魏改曰成州雍州京兆郡雍於用翻

及回紇五萬騎以討之統下癸巳詔諸禮官學士

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天

已見七十九卷晉武帝泰始二年五人帝東方帝太

帝牌西方帝少牌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

射高季輔為侍中志寧為左僕射張行成為右僕

已卯郎州白水蠻反寇麻州白水蠻與青蛉弄棟接

二年分郎州置遣左領軍趙孝祖等發兵討之九月

癸巳廢玉華宮為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宮為萬年宮

更工庚戌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墻盜左藏物上

以引駕職在糾繩左右武侯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

衛六十人引駕仗飛六十六人左右藏晉始有之唐

因而不改各有令一人宋白曰唐制左右金吾有引

駕仗百四十人以三衛人數充左藏掌乃自為盜命

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

死上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閏月長

孫無忌等上所刪定律令式上時甲戌詔頒之四方

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

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

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無忌以

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冬十有一月辛

酉上祀南郊癸酉詔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獻鷹隼

及犬馬者罪之隼隼戊寅特浪羌酋董悉奉求辟

惠羌酋卜擔莫各帥種落萬餘戶詣茂州內附特浪

皆生羌也是年以其地置蓬魯等三十二州屬茂州

都督府酋茲由翻擔余廉翻帥讀曰率種章勇翻

寶州義州蠻酋李寶誠等反義州漢猛陵縣地梁置

屬瀧州唐武德五年置南桂州都督劉伯英討平之

郎州道摠管趙孝祖討白水蠻蠻酋禿磨蒲及儉

彌于帥眾擄險拒戰孝祖皆擊斬之會大雪蠻飢凍

死亡略盡孝祖奏言貞觀中討昆州烏蠻始開青蛉

弄棟為州縣武德初開中復置拓東兩蠻蠻自曲

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輒與寧喻獻安寧距龍和城通

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

州烏蠻青蛉漢武帝開分縣屬越雋郡弄棟縣屬益

以青蛉地置擊州弄棟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

勃弄屬漢永昌郡界唐武德七年恒扇誘弄棟欲使

置南雲州貞觀八年更名一匡州黃瓜葉榆西洱河相接

討永蠻

亦漢武帝開為縣有葉榆澤屬益州郡後漢人眾殷

實多於蜀川無大酋長好結讎怨到好呼今因破白水

之兵請隨便西討撫而安之勅許之十二月壬子

虜月朱邪孤注殺招慰使單道惠邪音耶單音善與突厥賀

魯相結是歲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

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使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

入貢癸亥梁建方契苾苾心力等大破虜月朱邪孤

注於牢山新書牢山亦曰昭南蒲東北距烏德捷山度馬仁十五里孤注夜遁建

方使副摠管高德逸輕騎追之騎音寄翻行五百餘里生

擒孤注斬首九千級軍還出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

以追討而逗留不進高德逸勅令市馬自取駿者勅

繫翻又上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

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中廐猶言上請實中廐

謂侍臣曰道裕濫官進馬非其本職安希我意豈朕

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朕去自咎故不復黜道裕耳

復扶己巳以同州刺史鈔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丙子上饗八廟丁亥饗先農躬耕籍

田漢儀天子正月親耕籍田告祠先農先農即神農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制天子以孟冬吉亥享

先農而遂二月甲寅上在仰安福門樓唐六典長安

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安福戲乙卯上謂侍臣曰

此等語俱
規摹太宗
所為疑了
以稱頌君也
亦不聞
為險行可
制我表
身古國故君
德剛健為
者
趙子世定西
右蠻

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為于朕

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鞠以韋為之實以嘗一觀之

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到呼帝

王所為豈宜容易易以朕已焚此鞠莫杜胡人窺望

之情亦因以為誠 三月辛巳以宇文節為侍中柳

奭為中書令以兵部侍郎二原韓瑗守黃門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口瑗于 百之四月趙孝祖大破西南蠻

斬小勃弄酋長歿盛擒大勃弄酋長楊承顛自餘皆

屯聚保險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人孝祖皆破降

之江翻西南蠻遂定 田午澧州刺史彭思王元則

薨禮音

六月戊申遣兵部尚書崔敦禮等將并汾

步騎萬人往茂州

茂州考之新舊志無之當置之

發

薛延陀餘眾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

秋七月丁巳

立陳王忠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無子柳奭為后

謀為于以忠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為太子異其親

已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請於上上從之乙丑以于

志寧兼太子少師張行成兼少傅高季輔兼少保

丁丑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戶部尚

部尚書避太宗諱改為進戶履行奏去年進戶即民

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見賢履行奏隋開皇

房遺愛
謀反誅并
殺吳王恪

中戶八百七十萬即今戶三百八十萬即今猶言當今也唐人多

有此復行士廉之子也 九月守中書侍郎來濟同

中書門下三品 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長公主自吐

谷渾來朝弘化公主貞觀十三年降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長知兩翻 癸巳濮王

秦薨於均州濮博木翻 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

陽公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公主驕恣甚房玄齡薨公主教遺

愛與兄遺直異財既而反譖遺直遺直自言太宗深

責讓主由是寵衰主怏怏不悅怏於兩翻 會御史劾盜得

浮屠辯機浮屠正號曰佛陀與浮屠音聲相近則謂之淨覺言滅穢成明道 云主所賜主與辯機私

為聖悟効尸藥翻又尸得翻 通餉遺億計餉遺唯 更以二女子侍遺愛太宗怒腰

斬辯機殺奴婢十餘人主益怨望太宗崩無戚容上

即位主又令遺愛與遺直更相訟直更工衡翻 遺愛坐出

為房州刺史房州古房陵上帝地西魏置光遷國後周改曰遷州隋以曰房州尋廢州為房

陵郡唐復日房州 遺直為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勗等數人私

侍主主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掖庭局令從七品下官者

為之屬內侍省掌宮禁女工之事凡宮人名籍司其除附機居希翻又其既翻 先是駙馬都

尉薛萬徹高祖女丹陽公主下 坐事除名徙寧州刺

史入朝與遺愛款昵朝直遙翻昵尼質翻 對遺愛有怨望語且

曰今雖病足坐置京師鼠輩猶不敢動因與遺愛謀

大言

若國家有變當奉司徒荆王元景為主元景女適遺

愛弟遺則由是與遺愛往來元景嘗自言夢手把日

月駙馬都尉柴令武紹之子也崇紹尚高祖女平陽公主尚巴陵

公主巴陵公主太宗之女除衛州刺史託以主疾留京師求醫

因與遺愛謀議相結高陽公主謀黜遺直奪其封爵

使人誣告遺直無禮於已遺直亦言遺愛及主罪云

罪盈惡稔恐累臣私門累力瑞翻上令長孫無忌鞠之力

丁翻長知兩翻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司空安州都督吳王恪

母隋煬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為類已欲立

為太子無忌固爭而止事見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由是與無

忌相惡恪名望素高為物情所向無忌深忌之欲因

事誅恪以絕眾望遺愛知之因言與恪同謀冀如紇

干承基得免死事見一百九十六卷一百九十七卷貞觀十七年

四年春二月甲申詔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

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上泣謂侍臣曰荆王朕之叔

父吳王朕兄欲勾其死可乎勾居大翻兵部尚書崔敦禮

以為不可乃殺之萬徹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

留為國家効死力豈不佳尚辰羊翻為于偽翻乃坐房遺愛殺

之乎吳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

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

癸丑

文節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駙馬

都尉執失思力高祖女九江公主下嫁執失並坐與

房遺愛交通流嶺表節與遺愛親善及遺愛下獄

翻節頗左右之左右讀江夏王道宗素與長孫無忌

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戊子廢恪母弟蜀王愔為庶

人置巴州愔於房遺直貶春州銅陵尉銅陵縣漢允

浦郡宋置龍潭縣屬新寧郡隋改為銅陵縣屬端州唐初屬春州萬徹弟萬備流交

州罷房玄齡配饗鄭樵曰盤庚云茲予大亨于先王

祭于大烝漢制祭功臣於庭生開府儀同三司李

勳為司空時侍燕於庭死則降在庭謂之配饗初林邑王范頭利卒卒子子真龍立大

林邑諸葛地八頁

臣伽獨弒之盡滅范氏伽獨自立國人弗從乃立頭

利之督婆羅門為王國人咸思范氏復罷婆羅門扶

又立頭利之女為王女不能治國治直有諸葛地者

頭利之姑子也父為頭利所殺南奔真臘真臘一名

南屬國去京師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瀕

海此與道明接東北抵驪州貞觀初并扶南有地大臣可倫翁定遣使迎而立之使疏史妻以女妻

翻衆然後定夏四月戊子遣使入貢秋九月壬戌

右僕射北平定公張行成薨謚法純行甲戌以褚遂

良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仍知選事選須

冬十月庚子上幸驪山温湯乙巳還宮初睦州

女子陳碩真吳孫權分丹楊立新安郡隋仁壽二年

以妖言惑眾妖於喬與妹夫章叔胤舉兵反自稱

文佳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甲子夜叔胤帥眾攻桐廬

陷之吳分富春立桐廬縣屬吳郡隋唐屬睦州九城

初四年吳置以桐廬側有大樹樹垂條偃蓋碩真撞

鐘焚香撞直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潛於潛縣漢

宋屬吳興郡梁陳屬錢唐郡隋唐屬杭州宋白曰

吳越春秋秦徙大越烏語之人寘之替闕駟十三州

山舊替字無水至隋加水於如字進攻歙州不克

文寶將四千人寇婺州將即亮刺史崔義玄發兵拒

之民間訛言碩真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士眾兇懼

兇訛司功參軍崔玄籍曰功倉戶兵法士參起兵仗

順猶且無成况憑妖妄其能久乎義玄以玄籍為前

鋒自將州兵繼之至下淮戍遇賊與戰左右以楯蔽

義玄指食義玄曰刺史避箭人誰致死命撤之於是

士卒齊奮賊眾大潰斬首數千級聽其餘眾歸首歸首

式又進至睦州境降者萬計降戶十一月庚戌房仁

裕軍合獲碩真叔胤斬之餘黨悉平義玄以功拜御

史大夫御史大夫天子耳目官也非以賞功厥後崔

癸丑以兵部尚書崔敦禮為侍中 十二月庚

崔義玄平 睦州賊

通鑑卷九十九 二十七

子侍中循憲公高季輔薨謚法博聞多能是歲西

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

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

破之斬首千餘級

五年春正月壬戌羌酋凍就內附以其地置劍州凍

特浪生羌卜樓大首領也三月戊午上行幸萬年

宮考異曰實錄戊午以下皆為二月按長曆庚

申加贈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初王皇后無

子蕭淑妃有寵考異曰新舊唐書或作蕭淑妃或

亦曰良娣蕭氏按當時後宮位號無良娣名唯漢出

太子宮有良娣疑高宗在東宮時蕭為良娣及即位

武氏

拜淑妃也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

氏而悅之才人晉武帝所制爵視千石以下宋齊之

才人位列三職比駙馬都尉太宗崩武氏隨眾感業

寺為尼長安志曰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僊其

宗嬪御為尼以處之程大昌曰以通鑑及長安志及

呂大防長安圖參定通鑑言武氏在感業寺長安志

在安業寺惟此差不同然志能言忌日上詣寺行香

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長知

勸上內之後宮欲以閒淑妃之寵閒古武氏巧慧多

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太后愛之數稱其美於

上數所未幾大幸幾居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

豈翻

更相與其諧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

故託以褒賞功臣而武士獲預焉為廢皇后淑妃張本護一號翻

乙丑上幸鳳泉湯鳳泉湯在岐州郿縣乙巳還萬年宮 夏四

月犬食發兵擊波斯波斯國居達遏水之西距京師

接北鄰突厥可薩部西南皆瀕海其先波斯匿王大

月氏別裔王因以姓又以為國號杜佑曰波斯國即

條支之故地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因以

為號大食本波斯地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子俱

紛摩地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質而白文

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言當反乃詭眾喪亡命於

怕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寶殺波斯王伊

之國人往討皆大敗而還於是遂疆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羅

羅發兵立卑路斯為波斯王而還 閏月丙子以麴

月部置金滿州其地近古輪臺丁丑夜大雨山水

漲溢衝玄武門此萬年宮之玄武門也唐離宿衛士

皆散走右領軍郎將薛仁貴曰唐制自左右衛至左

左右中郎將府有中郎將及安有宿衛之士天子有

左即將右即將將即亮翻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門視大呼以警宮內視枯黃翻

也呼火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水溺衛士及麟

遊居人肅文帝於岐州之北置仁壽宮大業初置普

置麟遊縣仁壽宮唐改為九成死者三千餘人 壬

六月丙午

惜州大水

呼沱溢漂溺

五十二百家

惜翻

沱徒何翻

中書令柳奭以王皇后寵衰內不自安請解

政事癸亥罷為吏部尚書

秋七月丁酉車駕至京

師戊戌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

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唐制常朝諸衛皆立仗或退

上封事終日不絕上時掌翻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

不言也冬十月崔雍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

三旬而畢崔者以錢若物酬其功庸癸丑雍州參軍

薛景宣上封事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事見十一卷漢惠帝

二三年五年上今復城之復扶必有大咎于志蓋等以

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

事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向麗遣其將安固將高

麗韎鞞兵擊契丹麗力知翻和即亮翻韎鞞松漠都

督李窟哥禦之太敗高麗於新城窟古骨翻是歲

大稔洛州粟米斗兩錢半秬不斗十一錢音庚稻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衡工上不信后

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助事上左右母魏國大

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凡六宮又不為禮武昭

儀伺后所不敬者何相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

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

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

之石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又翻上至昭儀陽

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

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

數所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發立之志又畏大臣不

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驪席上拜

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朝直遙翻仍載金

寶繒錦十車以賜无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

无忌從十无忌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

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无忌第夔有祈請无忌

終不許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无忌无忌厲色折

上於无忌官及之格其非心則辭不受可也為无忌得罪張本數

六年春正月壬申朔上謁昭陵甲戌還宮己丑雩

州道行軍總管曹繼叔破胡叢顯養車營等蠻於斜

山拔十餘城胡叢顯養車營亦各蠻種車營新書作東營

萬音庚寅立皇子弘為代王賢為路王高麗與

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二十二城新羅王春

秋遣使求援使疏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

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高麗夏五月壬午

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貴端水逆戰

乙卯

按舊書程名振傳貴端水當在新城西南少許昭翻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

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癸未以右屯衛大

將軍程知節為葱山道行軍大總管葱山即葱嶺以討西

突厥沙鉢羅可汗壬辰以韓瑗為侍中瑗于來濟

為中書令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

柳氏為厭勝厭於善翻又一瑛翻考異曰舊傳云

事發故廢後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

今從實錄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

吏部尚書柳奭為遂州刺史奭行至扶風武德元年

漳川縣取漳水為名貞觀八年更名扶風屬岐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八十里岐州長史于

承素希旨奏奭漏洩禁中語復貶榮州刺史漢

陽之地隋為大宰府屬資州武德元年分置榮州復扶又翻唐因隋制後宮有貴

妃淑妃德妃賢妃皆視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

儀為之韓瑗來濟諫以為故事無之乃止唐曆在此

年四月今據實錄四月韓瑗來濟未為侍中中書令

唐曆又云瑗濟諫帝不從按立武后詔書猶云昭儀

武氏然則未嘗為宸妃也今從會要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為長孫無

忌所惡路翻左遷壁州司馬武德八年折巴州敕未

至門下義府密知之間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

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

異議耳若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為福矣義府然之是

日代德儉直宿叩閣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

李義府
請立武后

以厭兆庶之心厭於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

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使疏吏翻尋超拜中書

侍郎考異曰舊傳云高宗將立武后義府密申叶

勳爵廣平縣男新書本紀年表皆云是歲七月義府

為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實錄但云超拜中書侍郎宰

輔圖十一月自中書侍郎參知政事今從之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

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乙酉以侍中崔敦禮為中書令八月尚藥奉御蔣

孝璋負外特置仍同正負世藥局奉御負二人掌合

貞外同正自孝璋始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

儀為后以國家之禍必自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

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

遷西州都督府長史唐制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

五品上西州中都督府中都督府長史亦正行儉仁

基之子也裴仁基隋將歸李九月戊辰以許敬宗

為禮部尚書上一日退朝朝直召長孫無忌李勣于

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

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

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萊無汗馬之勞致

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勸稱

疾不入无忌等至內殿上顧謂无忌曰皇后無子武

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
家先帝為陛下所娶為于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
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
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
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
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
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
如何願留二思臣今忤陛下罪當死并五因置笏於
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遂陛下勿乞放歸田里上大
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

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撲弼角翻又昔

朝直達翻顧音古考異曰唐曆云无忌等將入遂

良曰今者多為中宮事遂良欲諫何如无忌曰公但

極言无忌接公及入上再三顧无忌曰莫大之罪無

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護女何如无忌

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託付遂良望陛下下志

問其可否則是无忌責遂良也今不取于志

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間古涕泣極諫上不納明

日又諫悲不自勝勝音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

夫匹婦猶相選擇况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

之故嬪母輔佐黃帝漢書古今人表嬪母黃帝妃生

何承天纂文曰嬪音謨人姐已傾覆教王姐已有蘇

也黃帝愛幸之嬪音謨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

從卒以亡殷姐當割翻

雅正月之辭韓瑗之意謂媼母以醜而佐黃帝有天

下媼已褒姒以美豔而亡殷周女在德不在色也

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蹟聖代作而不灑

後嗣何觀左傳曹蒯諫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

使臣有以益國趙醢之戮臣之分也問翻昔吳王不

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漢伍被曰昔子胥諫

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也師古曰姑蘇因山為

臺名西南去吳國二十五里范成大吳郡志曰姑蘇

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吳縣西三十里續圖經云

三十五里史記正義曰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

北麓姑蘇山上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

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

禮教名家幽閉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

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文王

之妣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

光太姒佐文王以興王業故關雎美其德稱尺證翻

造之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事

漢成有周之隆既加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

察上皆不納褚遂良韓瑗來濟言皆痛切此時六貞

者得罪在朝之臣唯承武后它日李勣入見見賢上

風旨安能言人所難言哉風旨安能言人所難言哉

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

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平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

更問外人自李勣有是言李林甫襲取之以成明皇

李必東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

官殆哉大百七十一

武太后李勣成王勳

李必東

臣不察於誅

武太后李勣

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諸人專而妄
生異議乎以田舍翁况天子許敬宗之事昭儀令左
右以聞庚午賤遂良為潭州都督潭州在京師南二
千四百四十五里

癸亥十二月七日嚴虞惇再閱記

十七年五月廿四日酷暑再閱于頤賢堂是時大旱
萬曆十二年七月十七日辛卯涉躡一過于排記置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

丁巳十月初七日無事過完本

丙辰七月十三日閱畢

虞惇

戊寅正月晦日閱記思庵

丁亥十月十二日京師閱 虞信記

庚寅六月廿九日閱連日陰雨

癸丑十月初四日閱 流齋記

乾隆戊辰九月二十六日閱畢

有禧記



